

玄奘大師與西藏

藏王棄宗弄讚統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國，向唐請婚，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下嫁，公主好佛，隨身攜帶經像入藏，藏王也於境內譯經建寺宏揚佛法，同時派子弟至長安留學，而玄奘適於此時返國，駐錫長安，一個是名震天下的法師，一個是大力吸收佛法的國度，兩者間到底會有多少因緣際會……



胡進杉



圖一 陳玄奘法師《西遊真註》清乾隆間世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一代大師

玄奘（六〇〇—六六四）（圖二）

是漢傳佛教最偉大的譯師，也是中國法相宗的奠基者，世界最偉大的旅行家之一。俗姓陳，本名禪，河南洛州緱氏縣（今河南偃師縣）人。少時因家境清寒，隨二兄住在洛陽淨土寺學習佛經，十餘歲已熟習《法華》、《維摩》、《涅槃》、《攝論》諸經論。隋末中原兵亂，避難四川，從諸大德參學，三、五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

於成都受具足戒，不久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又聽講《雜心》、《成實》，貞觀元年（六二七）復至長安，研習《俱舍》等經論，很快便窮盡各家學說，譽滿京師，被稱為「釋門千里駒」。然玄奘覺得多年來於各地講筵所聞，異說紛紜，尤其是當時流行之《攝論》、《地論》兩家有關法相之說不能統一，很想研究總賅三乘學說之《瑜伽師地論》，以求會通一切，遂決心往印度求法。



圖二 那爛陀寺遺址 張文玲攝

貞觀三年（六二九），玄奘潛出國界，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北印度，接著先後遊歷中印度、東印度、南印度、西印度，瞻仰各地佛教聖蹟，及從印度諸師廣學佛教各家教理及婆羅門教經典，尤其是在中印度的那爛陀寺（圖二）停留五年（六三四—六三八）從戒賢大師（Śīlabhadra）研習《瑜伽師地論》，及《因明》、《中論》、《百論》等，成為博通三藏的佛學大師。返國前，奉戒賢之囑，為那爛陀寺眾宣講《攝論》、《唯識抉擇論》，並受戒日王（Śīladitya）迎至曲女城（Kanva Kubja），會集印度各地大小乘僧人三千多人，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舉行無遮大會，玄奘於會中著《會宗論》及《制惡見論》，折服所有會眾，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敬尊為「大乘天」或「解脫天」，名聲廣播五天竺。

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元月，玄奘返抵長安，受到唐太宗盛大的歡迎，先後供奉於弘福寺、西明寺、大慈恩寺（圖三）、玉華宮寺等處譯



圖三 大慈恩寺法堂，傳為玄奘譯經處 張文玲攝

經，高宗麟德元年（六六四）二月五日圓寂，其舍利奉安於護國興教寺之靈塔（圖四）。玄奘回國的這十九年間，除口述《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敘其西行求法所經所聞之地的民情風俗地理物產，又應印度之請譯《老子》及《起信論》為梵文，其餘時間均是翻譯所帶回的經論，總計十九年間共譯出各種經論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譯經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共六年（六四五—六五〇）以譯

《瑜伽師地論》為中心，同時譯出與此論學說有關的著作；第二階段共十年（六五一—六六〇），翻譯《俱舍論》及其有關的著作；第三階段，最後四年（六六〇—六六四），編譯《大般若經》。由於玄奘博通三藏，其翻譯不論屬於那個階段，他都注意學說的源流變化，儘可能地作出完整的介紹。又因其梵文、漢文造詣精湛，譯文能做到既信且達，且他又了解過去譯家的缺點，注意改進、提高，因此譯本的質量超過了以往各家的水平，而稱之為「新譯」，佛教從漢末傳進中國，直到唐初的幾百年間，真正能夠傳譯印度學說本來面目者，也只有玄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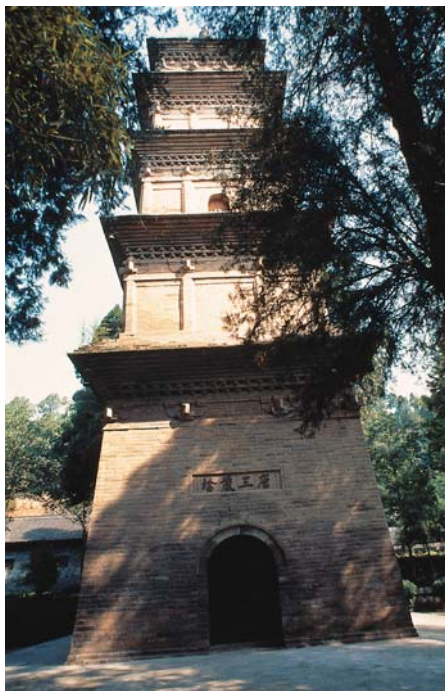
玄奘的門人很多，其中以有「百部疏主」之稱的窺基最為特出，他繼承宏揚玄奘的唯識思想，開創了法相宗。

二、烏思藏收八戒為徒

玄奘西行是否經過西藏，且從明代吳承恩（一五〇〇—一五八二）所

寫的《西遊記》說起。

該書說，玄奘法師奉唐太宗之命去西天取經，出了長安，經法門寺、鞏州、河州衛、雙叉嶺，來到兩界山，此山是唐朝的邊界，東為大唐國土，西是韃靼地域。在兩界山上玄奘撕了如來佛的金字壓帖，救出了孫悟空（圖五），並收其為徒，師徒二人繼續西行，於蛇盤山鷹愁澗孫悟空降服玉龍，化為玄奘的白馬座騎。到了第十六回，玄奘等人投宿觀音禪院時，回答禪院院主金池長老一路的行程：「出長安邊界，有五千餘里，過兩界山，收了一衆小徒，一路來行過西番哈叻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續到貴處。」離開觀音禪院師徒又行了五七日荒路，來到一座山莊「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曲水溪橋映戶。道旁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此時那夕照沉西，處處山林喧鳥雀；晚煙出爨，條條道徑轉牛羊。又見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因莊裡人家大半姓高，故喚作高老莊，此處是烏



圖四 護國興教寺玄奘大師靈塔 張文玲攝

思藏國界之地。在高老莊孫悟空收服了莊主高太公的女婿豬八戒（圖六），解救了他的女兒。其後，師徒三人繼續西進，過了一個月，才離開烏斯藏國界。

烏斯藏是元、明時西藏的古名，藏文 *dbus-gtsang* 的音譯，烏斯 (*dbus*)，又譯作衛，意為中心部分，是指拉薩為中心的前藏地區，藏 (*gtsang*) 指雅魯藏布江上游南北兩岸的後藏地區，元朝統一藏族地區，將青藏高原劃分為三個行政地區，其中的烏斯藏宣慰司，管轄上述的烏斯藏及其以西的阿里地區，即今西藏自治

區所轄區域的大部分。明承元制，將烏斯藏宣慰司分設為烏斯藏都指揮使司，轄烏斯藏，及俄力思軍民元帥府，轄阿里。

照上述吳承恩的說法，玄奘確實路過西藏，里程清清楚楚，景物歷歷在目。實際上，此乃小說家杜撰之言，毫無史實根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其去程經今新疆哈密、吐魯番、焉耆、庫車、阿克蘇，進入中亞吉爾吉斯、烏茲別克、阿富汗、巴基斯坦而抵達印度境內，回程出印度界經巴基斯坦、阿富汗，進入新疆的塔什庫爾干，沿著絲路南道返抵長安，所歷所聞之地計一三八國，並無一述及當時的西藏（吐蕃）。

在藏文的文獻，稱玄奘為唐三藏 (*Thang zan-tsang* 或 *Thang san-tsang*)、唐玄奘 (*Thang shyan-tsang*)，其生平最早見於一三六二年成書的《紅史》*Dar-her dhar-po*。「唐高祖者……他即是唐朝最初的皇帝，在他的三個兒子中的第二子唐太宗在位之時，有一個名叫唐三藏的譯師，

將許多佛經從印度文譯成漢文，協助他翻譯的有一、二百譯師，唐三藏是印度的世友大師的門徒。」

其次是一四三四年成書的《漢藏史集》*Rgya-bod yig-tshang mkhas-pa dgaw-byed*。「唐高祖有三個兒子，次子唐太宗在位之時，有一個名叫唐玄奘的譯師，為世親大師的弟子，他由印度翻譯了許多經典，在他之前，漢人中共有二百譯師出世。」

上述二書對玄奘的介紹均非常簡略，到了清代的土觀·羅桑卻吉尼瑪 (*Thuvu-bkwan blo-bzang chos-kyi nyi-ra*，一七三七—一八〇二) 因長期在北京任職，接觸漢傳佛教較深，因此其嘉慶六年 (一八〇一) 成書的《宗教流派鏡史》*Thuvu-bkwan grub-nhav*，對玄奘始有較詳細的介紹。他說「漢地所宏佛教，有五派：律宗、密宗、廣行宗 (法相宗)、深觀宗 (法性宗)、心要宗 (禪宗)……三、廣行宗，有名為唐僧法師者是漢丞相仲弓之裔。幼年出家，天生穎悟，辯才無礙。年十一即常誦持《維



圖五 孫悟空《西遊真詮》清乾隆間世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摩詰經》與《妙法蓮華經》。初通《對法》等藏，既而博覽漢譯一切經藏。年二十九志欲游學天竺，學習梵語。以善巧方便請於皇上，蒙允准，賜予敕旨，遂歷諸國，達於西竺，遍游五印度和屬賓諸國，凡有加持之神山道場，莫不巡禮。從祇陀山勝軍等論師學習大小乘法甚多。主要是謁見那蘭陀寺法座戒賢，時賢年已百有六歲，為唯識派，其名又稱為調伏天，或疑其為勝軍弟子調伏軍。雖傳說唐三藏法師曾參禮覺阿的上師祇陀勝軍，勝軍與調伏軍之間還有多師，時代不同，待考。他曾於一年零三個月間從其學《慈氏五部論》，後又於

九月學習《因明》與《俱舍》。此後三年之間，聞法甚多。曾和一外道論敵辯論而擊敗了他，依大乘門《造破惡見論》六千六百頌，一切學者皆生起崇敬，又班智達獅子光曾造論破唯識標，法師造《會宗論》三千頌，呈進於戒賢論師，賢大悅，因此善巧之名遠播諸方。西竺之人皆呼其名為摩訶衍那提婆即大乘天之意。印度論師且有反而向他請學的。受天竺戒日王、鳩摩羅王，南天竺達杜跋陀羅王等的禮供，先後西赴天竺的漢僧雖多，肯定只有玄奘法師一人得到論師之名和受諸王的禮供。他途中游歷三年，計共歷十七年。後歸長安，受到貞觀皇帝廣大供養。師帶回貝葉文的經書計有六百餘部，舍利子和佛像器物等甚多，悉供朝廷。帝居之於弘福寺。率上首弟子十二人翻譯了以《般若八千頌》和慈氏諸論為主的經論六百零七部。於諸舊譯，多所改正。又重建慈恩寺即慈氏洲，當時聚會三千七百一十寺的僧侶和新出家眾共約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人成立一大僧團，師即住

持此寺。太宗逝後子高宗立，西明寺比丘的生活資用皆由朝廷供奉獻呈與師。此後師則成為三寺的主持，創立道的三級和修持五相等規則。其著述有《大般若經心釋》、《相宗八要》、《楞伽經》和《解深密經》等的疏釋，《戒文心釋》、《俱舍釋》、《集量論》等甚多。宏揚佛法，特重大乘，尤以唯識為主要宗趣。在慈恩寺南建天竺式的大佛塔，置梵本及舍利於其中，又以各種寶物，塑造佛像約百萬餘尊，建修臨終贖死法一萬，為萬人供施，供百千香燈，宏法利生約四十年，壽六十五歲示寂。此廣行派的傳承，上從薄伽梵依次傳彌勒菩薩、無著、世親、護法、難陀論師、戒賢論師，直到唐三藏法師。由唐代的三藏法師才將其開始宏傳於中土。深觀派的智者大師和賢首等又從窺基學法，爾後性相二宗遂合流為一。」

由以上的文獻記載，玄奘不只未到過西藏，且對西藏亦無知悉，而藏人對玄奘的了解，也在大師圓寂後好幾百年，才有粗淺的認識。

無疑是最大的心願，玄奘圓寂後，其所譯的佛經有三種被譯成藏文傳入西藏。

第一種《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顯慶元年（六五六）三月二十八日譯畢於大慈恩寺，收錄在《大正藏》第二十冊〈秘密部三〉，屬於十一面觀音的密教典籍。十一面觀音是唐初很流行的一種觀音信仰，此經內容說世尊在室羅筏的竹笋道場，為大比丘及菩薩會眾說法時，觀自在菩薩亦參與其會，祂為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為除滅一切眾生之憂惱、病苦、障礙、

三、譯經傳雪域

作為譯師，其譯本能廣為流傳，



圖六 豬八戒《西遊真詮》清乾隆間世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災怪、惡夢等，請佛許其於會中說十一面觀音心咒。首明此咒是祂於過去世從百蓮花眼無障礙頂熾盛功德光王如來，及美音香如來處兩度聽聞得來。次言念誦此咒一百八遍，能獲得身常無病、恆為十方諸佛攝受等十種利益，及臨命中時得見諸佛、終不墮諸惡趣等四種功德。接著說十一面神咒之根本咒，及入道場之咒水、咒衣、燒香、燃燈等七咒與修法。最後言觀自在菩薩之造像法，及為祈願、除病、消災、解厄之諸修供儀軌。

本經藏文的再譯本收在台北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bkav-nyur〉〈秘密部〉(rgyud)的〈十萬續部〉(rgyud-vbum)，譯校者為藏族僧人郭·法成 (Vgos chos-vgub)，他是吐蕃熱巴堅王 (Khri ral-pa-can，八一五—一八三六在位) 時西藏的著名譯師，出身貴族，原籍後藏達那地方金謝村，成年後移居沙州(敦煌)，曾駐錫於沙州的永康寺、開元寺及甘州的修多寺，從事翻譯經典的工作。

依照藏文佛典的格式，本經首列

梵文經題 Arya-nu-ka-da-sai-ka-vidya-mantṛa-hr-da-ya-nāma-dā-ra-ni，次為藏文經題《聖十一面明咒心要陀羅尼》。接著是禮敬語「頂禮諸佛菩薩」，最後為經文本身。譯文除偶有少數字詞稍異外，內容大抵一致，只是經文中的專有名詞，玄奘都採音譯，但藏文本大都採用意譯，如：

梵文原文	玄奘譯法	法成譯法
Śrāvasti	室羅筏	mnyan-yod (有聞城)
yaśaḥ	藥叉	gnod-sbyin (施害)
gandharva	犍達縛	dri-za (食香)
gadudaḥ	揭路荼	nam-mkhav-lding (金翅鳥)
kimnaraḥ	緊捺洛	mivom-ci (人非人)
mahoragaḥ	莫呼洛伽	lto-vphye-chen-po (大腹行)
kumbhāṇḍaḥ	鳩呌茶	grul-bum (甕形鬼)
piśācaḥ	畢舍遮	sha-za (食肉鬼)
bhūtaḥ	部多	vbyung-po (魍魎)
ḍākinīḥ	荼耆尼	mkhav-vgro-ma (空行母)
kaṭapūtaṇaḥ	羯吒布怛那	lus-srul-po (臭身鬼)



十一面觀音 (Ekadasa-mukha)
 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之一，其形象依
 所出經典儀軌的不同，十一個面有不
 同的組合，而手臂也有二臂、四臂、

八臂等之分，玄奘的譯本作二臂：
 「觀自在菩薩像……左手執紅蓮花軍
 持，展右臂以掛數珠，及作施無畏
 手。其像作十一面，當前三面作慈悲

圖七 十一面觀音《龍藏經》圖像之部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頁95

相，左邊三面作瞋怒相，右邊三面作
 白牙上出相，當後一面作暴惡大笑
 相，頂上一面作佛面像，諸頭冠中皆
 作佛身。其觀自在菩薩身上，具瓔珞
 等種種莊嚴。」此十一面的意義依

唐·慧沼《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的
 說法，前三面的慈相，是菩薩見到行
 善眾生時所生出慈心的大慈與樂相，
 左三面的瞋怒相，是見到行惡眾生時
 生出悲心的大悲救苦相，右三面的白
 牙上出相，是見到淨業眾生時所發出
 的讚歎和勸勉相，最後一面的暴惡大
 笑相，是見到善惡雜穢眾生時，為化
 導其改惡向善所生的怪笑相，頂上的
 佛面，是為修習大乘眾生所作的為說
 究竟佛道的說法相。左手執蓮花、軍
 持瓶，左手比喻修行者初發信心，蓮
 花喻眾生本具之自性清淨心，軍持瓶
 是長養此蓮花的大悲甘露水，展右臂
 掛數珠，右手喻行者修行增進便利純
 熟，數珠表福慧二種莊嚴之寶珠，而
 施無畏手表示福慧二寶能施予一切，
 破除貧窮困厄，令眾生無所畏懼。而
 現行藏傳佛教的十一面觀音像，與本
 經不同，有八臂、千臂之分，前者

(圖七) 通身白色，十一面分五層，本面白色慈悲相，右面綠色，左面紅色，上層中面紅色悲哀相，右面白色，左面綠色，更上層中面綠色微笑相，右面紅色，左面白色，以上三層右面均顰眉微怒相，左面都是喜悅相，再上正中黑色忿怒相，吡牙，顰眉，具三目，怒髮直豎上指，最上紅色寂靜面具頂髻，乃阿彌陀佛相，八臂之上二手合掌當胸，右次臂持數珠，第三臂作施無畏印握甘露瓶，四臂持如意輪，左次臂持紅蓮花，三臂執軍持瓶，四臂執弓箭，著淨布裙，繫寶飾金帶，披覆雜色綢衣及眾寶莊嚴，於大光聚中並足而立。

第二種《大乘百法明門論》一卷，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十一月十七日譯畢於弘法院，天親菩薩造，屬於瑜伽部的論典。係摘自《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之百法名數，為法相宗所依據之重要論書之一。本論首將一切法(現象)分為五位(五大類)，「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應行法」等前四類屬

於「有為法」，後一類為「無為法」，有為法再細分為九十四種法，無為法分為六種法，合計百法，其中無為法不能自己顯示，須藉前四類法斷染成淨而顯示。接著說明一切法都是相互依緣而有，其中都無實我可得，故知「補特伽羅(人)」，只是五蘊合和而安立的「假名」，並非常存不易的「實有」，是為「補特伽羅(人)無我」；而進一步分析，蘊、界、處等色法心法，也是相互依緣而有，絕無獨立常存之一物，故一切法中都無「實性」可名為「我」，此即「法無我」，而「人無我」和「法無我」乃是大乘佛教最根本的教義，本論即是闡釋世尊所說的這一種無我的理論。

本經藏文的譯本收在《丹珠爾》的《唯識部》(sens-tsan)。因本經譯自漢本，故經題首列漢文音譯而無梵文，題為「大乘百法明門論」(Tavi ching havi hva ning mun lun) 次為藏文「大乘百法明門論」(Theg-pa chen-povi chos-rgya gsal-yavi sgovi bstan-bcos) 次為禮敬語「敬禮曼殊師利童子」次為

經文，最末為三行譯跋：「漢本說是世親阿闍黎所造，但時下藏地眾人皆傳為具德護法所造，漢地的具德自在譯師唐玄奘自天竺譯入漢地，其後因導師比丘卻已堅贊請譯故，說一切有部僧人大漢合尊卻已仁謙於吉祥薩迦寺翻譯並詳為校定。」漢譯本之造論者為天親菩薩(圖八)，天親菩薩即世親(Vasubandhu)，四世紀或五世紀北印度犍駄羅國人，大乘瑜伽行派的重要學者，與其兄無著(Asanga)並為該派的兩大核心人物，世親最初在小乘的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持小乘三藏，博學多聞，曾著小乘論書多種，尤以《俱舍論》為最有名。其後受無著之勸，改宗大乘，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大乘法門的宏傳，一生聲譽至隆，不論大小乘學者，甚至外道對他都極為欽服。除《俱舍論》外，於唯識重要的著作有《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及對《中邊分別說》、《大乘莊嚴經論》、《攝大乘論》的註釋，將唯識思想加以組織並集其大成。護法(Dharmapala, 530-561)



圖八 世親大師《龍藏經》圖像之部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頁132

南印度人，二十於歲即任那爛陀寺住

持，曾著有《廣百論釋》、《觀所緣

論註》，而於世親的《廣五蘊論》、

《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頌》等都

有註疏，是世親以後唯識派最偉大的

論師，也是戒賢的師尊。

第三種《因明入正理論》一卷，

印度商羯羅主造，貞觀二十一年（六

四七）八月六日譯畢於弘福寺，又稱

《入正理論》，作者商羯羅主（Ś

amkarasvāmin），約六世紀時的南印度

人，係陳那（Dignāga）之弟子，博學

宏識，為世親、陳那之後的因明學大

師。彼因陳那所造之論書《因明正理

門論》深奧難解，故簡明綜括上書之

要旨，並加入自創之論說，而成是

書，以作為後學入於因明正理之階

梯。本書梵名Nyāya-pravāsa，意為

《入正理論》，論題並無「因明」兩

字，因明是佛家講邏輯的一個特定術

語，並不是印度一般學者共用的術

語，印度學者都用「正理」一詞。

「因」：理由，「明」：學說、學

問，佛家要樹立自己的學說，這就需

要加以論證，論證又必須有理由，理

由正確才能服人，這便有了因明這一

類專講理由的學問，此二字是玄奘翻

譯時所加進去的，目的在於表明此書

是因明一類的，以簡別其他著作，此

類書從前未有譯傳，中國人對它比較

生疏，玄奘加了這二字，就更為醒

目。「正理」：正確的道理，古代印

度通用此名，相當邏輯學的論證部

分；「入」有兩重意思：（一）了解



圖九 趙昱引自華人德主編《中國歷代人物圖像集》頁965

正理這門學問的門徑；(二)陳那對因明學有相當大的貢獻，曾著有《正理門論》(玄奘譯出本論後二年也將本書譯出)，因此《入正理論》也可以說是了解《正理門論》的初步讀物。

本論藏譯本收在〈丹珠爾〉的〈因明部〉(tshad-ma)·經題首列漢文音譯「因明入正理論」(Gyin-ming-gz-hai-v-cing-lvi-lun)次藏文經題「量論入正理論」(Tshad-mavi bstan-boos rigs-pa-la vijug-pa zhes-bya-ba)次禮敬語「敬禮妙音菩薩」，次正文，分述真能立、似能立、真能破、似能破、

真現量、似現量、真比量、似比量等八門之義。其中，真能立、似能立二門為本論之主要部份，其他六門則略說。真能立一門，專門說明宗(命題)、因(理由)、喻(譬喻)等三支，似能立一門則舉出立論時的三種過失。最後譯跋有三行：「漢地譯師唐三藏譯梵為漢，其後漢地善知識辛江渚(sing-gyang-ju)及藏地善知識敦旋(sron-gzhon)譯漢為藏文，其後依一切有部出家僧人大漢合尊卻己仁謙於吉祥薩迦大寺，取漢文本和藏文本二者善加對勘，修訂而正確譯之。漢本名為《入正理論》，時下藏地諸人皆稱為《正理門論》(Rigs-pavi sgo)」。以上二論均為漢僧合尊卻己仁謙(Lha-bstan chos-kyi rin-chen)駐錫薩迦期間(一一八八—一一三三)所譯，他也是南宋的末代皇帝恭帝趙昰(一一七一—一一三三)，咸淳十年(一一七四)即位，時年四歲，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正月伯顏率蒙古大軍包圍臨安，南宋請降。五

月，被解至大都(北京)，受封為瀛國公。至元十九年元廷恐其為宋遺民所利用，再遷至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藍旗境內)，至元二十五年趙昰十八歲，忽必略頒布詔令，將其送至西藏薩迦寺為僧(圖九)，藏人尊為「合尊(Lha-bstan)」，即對王室子弟出家僧人的敬稱，法名卻己仁謙(chos-kyi rin-chen，法寶)，在薩迦寺經多年的研讀，遂精通佛學，成為一代高僧，並一度擔任薩迦大寺的總主持，至治三年(一一三三)某日賦詩「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表露其懷念故鄉又無法歸去的苦悶，英宗認為他在諷動江南人心，遂就地賜死，西藏史籍載其死時所流出的血像白色的牛乳，表示他是蒙受冤屈的。

可惜這三部經論，並非玄奘最重要的譯作，也不是以中觀思想為主導，及以無上瑜伽密為最殊勝之藏傳佛教的根本經典，因此對藏傳佛教的影響並不大。¹⁰³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